



中国之友——史沫特莱

〔美〕乔伊斯·米尔顿

张一凡 李 宁 译

7.12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中国之友——史沫特莱

〔美〕乔伊斯·米尔顿著

张一凡 李 宁 译
郭惠远 校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中国之友—史沫特莱》

乔伊斯·米尔顿 著

张一凡 李 宁 译

责任编辑 孙晓萍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武昌喻家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湖北省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25 字数：69,000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255-005 定价：0.40元

内 容 提 要

史沫特莱（1892—1950）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作者。本书是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史沫特莱传记。

本书从史沫特莱艰辛的童年开始，介绍了史沫特莱的家庭、教育、生活情景和她投身于印度革命事业的情况。本书集中记述了史沫特莱一生中最为熠熠生辉的部分——在中国的战斗生涯。她返回美国后，虽贫病交加，但仍同美国反动当局进行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史沫特莱决心重返中国。可惜在赴华途中，她因病逝世，未能实现目睹她憧憬已久的新中国的愿望。

本书简明扼要地勾勒出史沫特莱伟大一生的轮廓，有的章节读来十分感人。此外，本书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展现出中国革命从兴起、发展到胜利历程。

目 录

一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
二	大地的女儿	3
三	柏林	15
四	进入中世纪	19
五	分裂的中国	23
六	朱氏家族	29
七	白色恐怖	35
八	会见毛泽东	47
九	与八路军在一起	57
十	汉口	66
十一	重返美国	84
十二	中国之友	92
	译后记	

一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一九三七年春天，毛泽东还是亚洲的一位神秘人物。这位全中国未来的领袖，当时却是被悬赏捉拿的头号要犯，他的头颅值二十五万块现大洋。那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住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边远省份。为躲避袭击和安全隐蔽起见，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些石灰石窑洞里，这些窑洞是很久以前在山坡上挖的，是用来贮存粮食的。

关于中日两国开战的可能性，那时已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因而，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好奇心在全世界与日俱增。可是，就连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伙伴到底是何等样人，人们还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他们是象国民党政府所说的那样，是一伙打家劫舍的土匪，还是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造反者，还是有朝一日能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真诚革命者呢？

正是在那年春天，毛泽东腾出一些时间和一位美国妇女一道品茶，并且跟她学唱几首她童年时代在密苏里州^①学会的民歌。毋庸置疑，要是人们当时得知这个情况，多数人定会大吃一惊。这位名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妇女认为，学会唱《红河谷》^②这种歌曲，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捷径。她后来报道说，毛泽东费力地试图掌握他所不熟悉的曲调和歌词。他用粗嗓门单调地唱着：“人们说你要离开这个河谷，我们再也见不到你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笑容……”。最后，想当他英语教员的史沫特莱不得不请他别再往下唱了。她沮丧而又痛苦地断

①密苏里州是美国中部一州。

——译者

②《红河谷》是加拿大家喻户晓的著名民歌。

——译者

言，毛泽东没有唱歌的天赋，他不辨音调，“毫无节奏感”。

与毛泽东会见，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感人至深的非凡的一生中，只是一支插曲。她在科罗拉多州^①的一个矿区小镇长大，是个失业酒鬼的女儿。上小学时，她为了帮助全家维持生活，不得不中途退学。但是，经过努力，她终于成为一家世界著名报纸的驻外记者，并且写出了好几部成功之作。她在中国度过十几个春秋，是最早采访毛泽东的外国人士之一。为了写出珍贵的第一手报道，她和毛泽东的游击队一起行军，甘苦同尝，艰危共罹。她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美国陆军就此事向她本人道歉。在中国，她是妇孺皆知的巾帼英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从日本到东德，她作为著名的美国作家被人们铭记于心；她的著作，中小学学生在学习，专家学者也研究。但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名字却为今天的美国人所鲜知。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之所以值得人们怀念，并不是因为她一贯正确，而是因为她总是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业而奋斗。她是个斗士，按照善与恶的观念观察世界，支持许多有争议的事业。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她就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义愤填膺。她与许多人不同，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从来没有变得老于世故，以致对世事冷漠无求。她上下求索，直至找到她衷心信仰的事业，并把她的全部精力奉献给这一事业。结果，她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生活，牺牲了得到舒适安逸、报酬可观的职业的机会，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①科罗拉多州是美国中西部一州。

——译者

二 大地的女儿

一八九二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出生在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附近一座两间屋的圆木农舍里。史沫特莱家的农场很小，父母必须辛辛苦苦地劳动才能勉强度日。不过，对一个小姑娘的成长来说，这里倒也是一个令人快活和安宁的地方。史沫特莱记忆中最早的往事是她的一家和邻居们聚在一起吃庆丰收晚餐、跳四人方形舞和吃野餐的美好时光。农户们常常互相帮着干活。当他们聚在一起盖牲口棚或缝制冬装时，那一天十之八九以舞会告终。人们在舞会上又拉小提琴又跳舞，史沫特莱的父亲总是带头跳起来。

冬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一场大雪之后，史沫特莱总要和父母驾起雪橇到邻居家串门。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在一座敞开口的壁炉前爆玉米花或做蜜糖。虽然那时的农家子弟难得有许多乐不可支的事情，可是在那样的夜晚，史沫特莱总是身子暖融融地在睡梦中回家，手上还粘着一点儿蜜糖和一两粒蘸了乳脂的爆玉米花，留到第二天解馋。

早在上学之前，史沫特莱就开始在农场内外干起杂活来。她不喜欢帮助母亲做家务活，却觉得做室外杂活很有乐趣。到了春天，太阳一天比一天升得早，史沫特莱总是争取头一个起床出屋。有一天早晨，她发现牲口棚里新添了一头小牛。小牛犊刚刚生下来几个小时，身上湿漉漉的，闪着亮光，颤抖的腿支撑着站起来。史沫特莱得到这样重要的消息，得意洋洋地跑回屋去告诉父母。使她万分惊讶的是，母亲竟显得十分尴尬。史沫特莱便知道小牛是从哪里来的了，可是母亲叫她别这样打

破砂锅问到底。

还有些别的事父母不在她面前商量。常常有这样的時候，他们以为她已入睡，便开始争执起来，在夜阑人静的乡间，他们的声音越来越高。没过多久，她就发现父母的争执与一个叫做科罗拉多的地方有关，父亲说那个地方会改变他的生活。

当时，美国人到西部去碰运气的日子行将结束。但是，史沫特莱的父亲是个富于梦想的人，他同早期的开拓者一样，觉得老是滞留在一个地方实在难以忍受，而自信在西部很快就会发家致富。史沫特莱的母亲本来不想搬家，但是在认识到丈夫准备丢下她和孩子们只身前往时，她终于同意卖掉农场，跟丈夫一道走。

当然，没人征求史沫特莱的意见。搬家意味着退学和离开农场。不过，把全家的东西都堆在一辆四轮马车上向落矶山脉进发，倒也令人兴奋不已。史沫特莱好久没有看到父亲这样高兴了，在漫长的旅途中，他又是唱歌，又是说大话，还夸下海口，说一家人一到落矶山，好东西就会应有尽有。对史沫特莱来说，科罗拉多听起来俨然是一个神话故事里的王国。

但是，正象史沫特莱在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所说，史沫特莱一家实际上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四处寻求那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成功、幸福与财富”。起初，史沫特莱的父亲当煤矿工人或用自己的四轮马车为当地的煤矿公司运货，挣了大笔的钱。这时，连史沫特莱的母亲也相信这次搬家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史沫特莱的父亲一想到一辈子为别人干活就忍受不了。每当家里攒下一点儿钱，他就辞退工作，开始实行一项挣钱的新计划。可是，所有这些计划都以失败告终。

有一次，他签了一项合同，为当地一个矿主把煤运出山。他累断了筋骨似地干了一冬天，期待着来年春天能得到报酬。

史沫特莱永远不会忘记矿主来结算工钱的那一天，母亲花掉家里的最后一点钱，做了一顿象样的饭菜，想借此给矿主留下个好印象。史沫特莱后来回忆说：“母亲又烧菜，又烘饼，非常兴奋。她好多年没有烧过这样好的饭菜了。”

矿主来了。他坐下来和史沫特莱先生一起用餐，史沫特莱和弟弟妹妹饥肠辘辘地看着他把一盘盘菜吃得一干二净。然后，他从衣袋里掏出合同，放在饭桌上展平，开始向史沫特莱先生解释合同里的某些附加条款^①。史沫特莱先生几乎目不识丁，所以一直也没看懂这些条款。就因为一个术语，他干了整整一冬的活，却无权得到一分钱的报酬！史沫特莱先生怒不可遏，大喊大叫，可是矿主只是耸耸肩说，他家既然吃得这样好，肯定不会缺钱花。

由于接二连三地受到挫折，史沫特莱的父亲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消磨在当地的酒馆里，活儿也不干了，每次离家出走，一别就是几个月。此刻，找一所好房子的梦想早已变为泡影，史沫特莱一家常常住在帐篷里，八口人将就着睡在四张床上。

在学校里，史沫特莱为自己的破衣烂衫和缕缕脏发感到害臊。有一次，一位老师朗读一篇课文，讲到经常换洗床单的重要性，史沫特莱更觉得脸上发烧。她生怕班上的其他孩子发现她家里连床单都没有。

史沫特莱不交朋友。其实她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可是她总是对议论她寒酸相的人迅速反击，所以得到个脾气倔强、待人不友好的名声。她对此倒不怎么计较，因为这总比说出自己从来不请同学到她家去玩的原因要强些吧！

^①附加条款 (small print)，指合同中用小号铅字印刷的条款，尤指这种条款易使外行人或粗心人上当。

史沫特莱家也令人感到寂寞。她照顾弟弟妹妹，但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儿。在密苏里州住时，她喜欢和父亲待在一起，因为在他肚子里似乎总是装着杰西·詹姆斯^①之类江洋大盗的新故事，或者是他自己设想的未来的宏伟计划。而在此时，她虽然对欺骗她父亲的有钱雇主十分愤恨，但也感觉到家里的许多问题是父亲的过错造成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开始尽量躲开父亲。

史沫特莱的大量时间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可是她们相互之间一直难以相处得很融洽。史沫特莱自小就喜欢编故事，什么想象中的小伙伴啊，农场里的动物啊，森林中树木沙沙作响时被她听到的“谈话”啊，等等。但对史沫特莱夫人来说，编故事简直就是说谎。她深信家里的一切麻烦皆起源于丈夫的白日做梦和编故事，或许她的看法是对的！史沫特莱懂得，若想免遭一顿痛打，跟母亲说话就得十分小心。

这时候，养家糊口的担子已经落在史沫特莱夫人身上。她试办了膳宿处，但她虽然擅长烹调和打扫卫生，却没有使房客交纳房租的本事。有一次，史沫特莱的父亲流浪归家，听说房客还欠着许多房租不交，便怒气冲冲地从一间屋子窜到另一间屋子，把账单挨个交给他们。那些当时付不起房租的房客（几乎没有入付得起）连人带物统统被他撵到街上去。一时半刻，人们都觉得史沫特莱先生是个英雄。可是，因为他不打算留在家里帮助办膳宿处，所以这一壮举并没有使一家人摆脱以往的贫困。

办膳宿处亏本之后，史沫特莱夫人开始在家承揽洗衣活。她在用木柴炉烧的热水桶里用手搓洗，干这个活挣来的钱根本不够一家人维持生计。

^①杰西·詹姆斯（1847—1882），美国著名强盗。

——译者

史沫特莱九岁时就被送到外面去干活。最初，她为一户有钱人家作女仆。有一天，主人外出，她实在忍耐不住鲜牛奶的诱惑，喝了一大杯。第二天早晨的场面很可怕，主人说她偷东西，当场把她解雇。

随后，她到一家制烟厂工作，干的活是从嫩烟叶上剥掉中脉。不久，她就对整天坐在长桌旁没完没了地干枯燥无味的活感到腻味了。她常常幻想，有时还在腿上藏着一本书，一边干活一边看。起初，老板弄不明白她比别的工人干得慢的原因。他本来打算多给她一些时间让她学会干活，可是他终于发现，史沫特莱根本不可能，也不打算集中精力干活，便十分气恼地解雇了她，并警告说，她若是不抛弃读书的习惯，便将一辈子一事无成。史沫特莱可不这样认为。她母亲总是督促她要“受教育”，虽然史沫特莱也不清楚受教育会使她的生活有什么改善，但看来读书至少会带来某些希望则是无疑的。

史沫特莱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她居住的边远小镇没有公共图书馆，即使有书店，史沫特莱也买不起书。她只能做到凡是到手的书有一本读一本。这些书从低级的传奇故事到过时的法律教科书，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因此，她对社会的认识是奇怪的良莠混杂。她喜欢听故事，有时候想当作家，可是她又觉得文学艺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而怀疑它们是否带有几分邪恶。史沫特莱后来写道：“我到二十岁出头时才知道莎士比亚是什么人，到四十多岁才读到他的剧本。”可是，她模模糊糊记得小时候就见过莎士比亚的名字，那名字是她在一间厕所里吊着的一本旧诗集上看到的，而这本书竟然被一页一页地撕掉当作手纸！

史沫特莱一次又一次地换工作，但总是作女仆。在这当儿，她眼看母亲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史沫特莱夫人还不到

四十岁，却身材枯瘦，双手布满老茧，血管又粗又黑，象绳子一样凸起在胳膊上。

最后，史沫特莱找到一个工作，给改善生活带来一线希望。她虚报年龄，参加了州的教师考试。史沫特莱虽然受的教育很差，但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因此得到一项工作，到离家很远的一所只有一间屋子的学校教课。然而工作刚刚开始，她就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被叫回家去。

她回家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史沫特莱看到，父亲伏在母亲身上象孩子似地痛哭，但一转眼的工夫，就开始到处搜寻妻子的遗物，找出她设法节省下来的几元钱，拿到酒馆借酒消愁去了。此情此景，使史沫特莱认识到，她只能完全依靠自己了。

头年，她姐姐在生孩子时死去，留下一个男婴。这孩子，还有史沫特莱的弟弟妹妹，都得由她照料了。她知道母亲一定会这样想的。可是，一想到要象母亲那样麻木不仁地活在世上，无休止地干活，在矿区小镇里了其余生，她就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她雇了个人来照料那个婴孩和自己的妹妹，趁自己还没有感到十分内疚而改变主意，就匆忙离家出走。她不知道该去何方，但是她知道一生中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起初，她去找一位姨母，姨母安排她学速记。然而和过去一样，史沫特莱总是难以保住自己的工作。当秘书挣的钱好象比做饭或打扫卫生还少。此外，虽然史沫特莱从来没听说过“女权主义”或“妇女解放”这类词，但是当她看到一屋子的妇女为男老板做工时，她的心情和导致她离家出走的那种辛酸和愤慨毫无二致。后来，她解释说：“我本来是可以学会正确拼写和点标点的，可是我看到周围那些精于此道的姑娘，就没法学会了。她们毫无怨言地把自己的青春用来记录老板的想

法，然后转过身去把这些想法用打字机打出来。”

最后，史沫特莱前往亚利桑那州^①的坦普，就学于那里的一所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头几个月里，她处在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埋头读书，旁事不闻。后来，她遇到一位年轻的美籍瑞典妇女。这位妇女似书里描写的美女一般，风度优雅，亭亭玉立，金发碧眼，只是略带一点口音。另外，她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很精通政治。

她把史沫特莱介绍给她的弟弟欧内斯特。史沫特莱发现欧内斯特与她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欧内斯特是个持重而懂礼貌的年轻人，经过培养，当上了工程师，津津乐道于读书和政治。他还鼓励史沫特莱完成学业。他们相处得很好，最后结了婚。

在后来的年月里，史沫特莱不愿意谈她和欧内斯特之间出现了什么不合。不过，她的确说过他们婚姻的破裂完全是她的过错。她为时过晚地发现，自己虽然很爱丈夫，但对婚姻生活这件事本身却很厌恶。

史沫特莱和欧内斯特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出现了。当时，欧内斯特动身到沙漠地带的—个水利工程处去工作，史沫特莱则决定留在学校完成本学期的课程。欧内斯特尽管同意这样安排，但对与新婚妻子离别仍感到不快。对史沫特莱的决定，他的姐姐则大为震惊。她怒气冲冲地对史沫特莱说，如果一个女人爱她的丈夫，她就应该跟着他，无论他走到哪里。欧内斯特站在妻子一方反对姐姐，这样便在两位妇女之间产生了隔阂。

虽然欧内斯特一直持积极的态度，可是史沫特莱内心对婚姻的疑惑却与日俱增。最使她担心的是，有了孩子以后，她完

①亚利桑那州是美国西部一州。

成学业和独立工作的梦想就会破灭。如今，年轻的夫妇想推迟几年或更长时间生孩子，完全可以遂愿。但在当时，节育是非法的，即使对已婚的夫妇也是如此。史沫特莱知道有流产一类事情，但不知道还有其他能减轻痛苦和创伤的避孕方法。

这时，史沫特莱还要省下多余的钱接济妹妹，所以她急于要孩子是不足为怪的。在多次争吵之后，史沫特莱终于下定决心：继续与欧内斯特维持婚姻关系是不合情理的，他们一致同意离婚。

史沫特莱离开了坦普。她心情压抑，对前途没有把握，但决心比以前更大。她决意到纽约去开创生活的新局面。

史沫特莱在纽约干的工作，并不比她过去干的好多少。她住在租来的破房子里，白天当女招待或秘书，晚上上夜校或听免费的讲课。天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每个月给妹妹寄钱去，看起来她好象山穷水尽了。

纽约没有向史沫特莱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但是她仍在上下求索。她开始利用难得有空的几个晚上参加政治集会。她在会上遇到具有各种背景的人。这些人受过教育，看起来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

在到纽约之前，史沫特莱就自视为社会党的一员。社会党主张消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史沫特莱根据亲身经历认识到一个人要摆脱贫困是多么困难，因而为社会党的主张所吸引。在美国即将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史沫特莱加入了社会党人的行列，反对美国卷入战争，因为只有穷人的孩子才被送去当炮灰。史沫特莱后来承认，她对引起那场战争爆发的原因知之甚少，但是不了解详情并不妨碍她抱有坚定的主张。

两个弟弟的命运使得史沫特莱更加怒火满腔。她去纽约时

得知，一个弟弟在美国西部因工作中的一次事故死于非命。当时，他正在挖沟，沟壁倒塌，使他折颈致死。雇佣他的公司给了他父亲五十元钱作为抚恤金。在史沫特莱看来，这似乎只是对一条人命的可怜赔偿。不久，史沫特莱的另一个弟弟勉强报名入伍。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他承认自己根本不想打仗，但既然作为一个公民他无法找到工作，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

发生在自己家中的这些事情，使史沫特莱更加赞同社会党人的主张，但她心头仍有些疑窦。她不禁注意到，她遇到的许多政治活动家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自己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什么活。还有一些人则热衷于争夺领导权，以致于近乎失去远大的目标。从长远看，社会党人终究会做些好事，史沫特莱并不怀疑这一点，但他们能给象她两个弟弟一样的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她就没有把握了。她甚至注意到，社会党为劳动群众举办的舞会，到头来往往是以单调沉闷、毫无生气的场面结束。

此外，史沫特莱还投身于其他事业。在她新结识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桑格的妇女^①，她身材苗条、性情活泼。桑格夫人当时正在从事争取节育合法化的运动。她在社会党杂志《号角》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少女须知”的专栏。有一次，当人们得知她的下一期专栏将讨论性病时，美国联邦邮政总局警告《号角》杂志的编辑，刊登任何谈论这个问题的文字都是非法的。于是，下一期《号角》杂志在该栏位置上留出空白，仅冠以“少女须知——据邮政总局的命令，什么也不该知道”的标题。

^①玛格丽特·桑格（1883—1966），美国节育运动领袖，曾任美国争取节育联邦立法全国委员会主席。——译者

史沫特莱此时已二十五、六岁，她不禁想到，自己如果过去懂得节育，现在很可能仍与欧内斯特结为夫妇呢。此时为时太晚了，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情愿地花些时间支持桑格的事业。

史沫特莱与一位年长的印度教授拉拉·拉兹帕特·拉伊^①的友谊，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她在纽约大学上课时与拉伊相遇，拉伊建议她完成大学学业，研究亚洲历史，然后到印度去当教师。这个建议对史沫特莱很有吸引力，于是她开始作拉伊的秘书，一面为他正在写的一部书的手稿打字，一面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印度历史。

史沫特莱通过拉伊结识了一批印度青年。他们献身于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自己祖国的事业，因而被迫离开印度。史沫特莱发现他们的理想是震撼人心的。她终于找到这么一批有明确献身目标的人。他们的事业能赢得她全心全意的支持，并且看来颇有成功的希望。

这些印度人的最近目标，是说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②在预定于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和会上提出他们祖国的独立问题。英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正在打赢一场战争，作为其结果，他们不能失去领土。因此，印度人的计划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难以成功的尝试而已。

这些印度人特别害怕那些据说是正在跟踪他们的英国特务。史沫特莱作为美国公民，毫不担心自己会出危险，同意藏匿他们的成员名单和他们与国外的联系地址。

①拉拉·拉兹帕特·拉伊（1865—192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曾任全印工会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等。1928年10月带领群众游行示威，被英国殖民当局军官殴打，于11月17日逝世。——译者

②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总统（1913—1921），民主党人。——译者